

# 英汉对照读物《凡卡》中的诗学策略

张友松早期的大部分译著，主要由北新书局<sup>①</sup>出版。北新书局是以出版界革新力量的面貌出现的，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鲁迅等人支持的“新潮社”<sup>②</sup>，主事者李小峰与鲁迅关系密切。在北新书局的出版历程中，“其大放光彩的时期正是它与新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这与以鲁迅、周作人等为代表的文学革命的提倡者与实践者的积极合作密切相关”<sup>③</sup>。北新书局是文人办书店的典范，在商业上极为成功，是当时主流的出版社之一。1927年，张友松从北京大学肄业，到上海入职北新书局做编辑，经由老板李小峰介绍才得以结识鲁迅。张友松与北新书局的关系处理得很复杂<sup>④</sup>，但是他在1931年离开上海之后，仍继续在北新书局出版译作，也在《青年界》（北新书局旗下刊物）上刊登文章。可以说，北新书局的出版赞助是张友松获得翻译家、英语教育专家<sup>⑤</sup>名声的最大助力。

① 北新书局的主要发起人有李小峰、鲁迅、孙伏园、赵景深、刘半农、谢冰心、刘云昭。北新书局继承了“新潮社”的精神。参见陈树萍，《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240。

② “新潮社”的主要成员为北京大学学生，在学校当局的支持下，创办了《新潮》杂志。《新潮》在创办之初就成了《新青年》“最有力的同盟者”。参见陈树萍，《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21。

③ 陈树萍，《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0。

④ 张友松是在见识了李小峰掌控的北新书局的黑暗之后，才萌发创办不同流合污的书局的念头。此外，张友松曾替鲁迅帮办北新书局所欠版税一事（出谋划策、聘请律师等），并引出著名的鲁迅与林语堂首次失和的“南云楼风波”。事后，张友松给鲁迅代办铅字20粒，用于加盖北新书局所出鲁迅新书版税印花，以防书局滥印。

⑤ 1934年6月，张友松的《英文学习法》一文发表于《青年界》第6卷第1号。此后，张友松在《青年界》主持英语教学和翻译教学专栏。北新书局出版的《青年界》增设“英文栏”之类的栏目，刊发英语学习方面的文章，系听从张友松之前的建议，其主要撰稿人有钱歌川、张友松、石民、刘思训、慕萱等。1936年，《初中英语读本》（六卷本）开始由北新书局出版，多册多次重版，为张友松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

## 第一节 翻译选材：文学经典的择取与诗学认同

在民国时期，因政府对出版业的控制并不严密，私营出版机构能够根据不同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来决定翻译选材。<sup>①</sup>民国现代新书业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翻译出版西方文学作品。北新书局最初的方针是专做新文化出版事业，这“既体现着书局传播新知的主张，又契合这整个时代的需求”<sup>②</sup>。1930年前后，我国翻译图书出版出现了一个小高潮，除“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之外，北新书局还策划了“英文小丛书”，同样是英汉对照排版，收书多达20余种，译注者以梁遇春、傅东华、林兰、张友松、石民这“五虎将”为主。<sup>③</sup>其中，张友松译注有《诚实的贼》《歌女》《盗马贼》《最后的残叶》《希奇的事》。该丛书“不但趣味浓厚，而译笔也流利、正确，可说是最好的英文补充读物”<sup>④</sup>。

### 一、张友松译介契诃夫说略

契诃夫是俄国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家。经典化极大地影响了文学作品的流通，经典作家的作品更容易得到有影响力的出版社的垂青。<sup>⑤</sup>张友松早期的翻译选材带有极其明显的倾向性，他主要翻译俄国文学作品，译作多归北新书局出版。他尤其钟爱契诃夫的作品，翻译出版了一些契诃夫的小说<sup>⑥</sup>，但都属于英文转译本。其他涉及的俄国作家有屠格涅夫、奥尼奥夫、安得列夫、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众多的俄国文学作品中，张友松独爱翻译契诃夫的著作，他曾说：

① 查明建，《意识形态、诗学与文学翻译选择规范——20世纪50—80年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翻译研究》，香港：岭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60。

② 陈树萍，《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37。

③ 同上：170。

④ 周乐山，《怎样读英文和读什么书》，见《给青年的信》，上海：北新书局，1933：174。

⑤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21.

⑥ 张友松翻译出版的契诃夫作品有1部中篇小说（《三年》，英译本为136页，中译本足足排有227页，从版面上看，可将其视为长篇）、16个短篇小说。他最早发表的契诃夫译作是短篇《猎人》，于1926年3月17日刊登在《晨报副刊》。译文陆续发表的还有《一事情》《笛声》《爱》《农夫》。此外，他出版的契诃夫译作还有《三年》《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卷上）（内收《两出悲剧》《阿丽亚登尼》《哥萨克兵》《蚱蜢》）、《决斗》（上卷收入《猎人》《凡卡》《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一事情》《活动产》）、《欧美小说选》（收入《爱》《询问》）、《歌女》（收入《歌女》《药剂师的妻》）、《盗马贼》《爱》（收入《爱》《凡卡》）、《活动产》。

“契诃夫，我读过他不少的作品，三年前也曾译过两个集子。他的东西，我已经很满意了。”<sup>①</sup>在张友松的译作中，契诃夫译文的数量最多。据不完全统计，1903—1987年，我国初版俄国文学译作单行本754种（不含高尔基的169种），累计出版版次1449种（不含高尔基的438种）。除高尔基作品单列外，初版译作中托尔斯泰的作品名列第一，占17%；契诃夫作品名列第二<sup>②</sup>，占13.6%。契诃夫作品出版数为211种，契诃夫作品初版数为103种：1930年初版9种，为初版数峰值（该年出版17种）；1957年出版22种，为出版数峰值（该年初版数为零）。<sup>③</sup>契诃夫如此受中国翻译界的垂青，张友松选译契诃夫作品也是合乎情理的事。因此，在谈俄国文学对中国革命、文学、文化的影响时，契诃夫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

契诃夫，契诃夫，契诃夫<sup>④</sup>，这个年头儿，契诃夫不知为什么忽然配上中国人的口味，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里揣摩契诃夫的作品，有多少人在那里翻译他的小说。不用提，我们的胡博士从前曾告诉北京饭店的书摊掌柜，说：“你们来的关于契诃夫的书，先送一本到我的家里去！”就是大名鼎鼎的冰心女士，也在那里劝我们的女生读契诃夫，说：“契诃夫写女人真写得好！”我就不懂，契诃夫会不会写男人。哦，我也得学时髦。<sup>⑤</sup>

正如章衣萍所感叹，契诃夫真是无处不在。契诃夫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超越了阶层和流派，“不同阶层的读书人都欣赏契诃夫的作品，无论

- 
- ① 张友松，《我的浪费——关于徐诗哲对于曼殊斐尔的小说之修改》，载《春潮》，1928（2）：102。
- ② 洪深在纪念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的文章中称“在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契诃夫的作品中译本之多，仅次于高尔基”。参见洪深，《安东·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之约而作》，见《念契诃夫专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20。这一结论虽不准确，但可见契诃夫受欢迎的程度。
- ③ 以上统计不包含报刊等登载的译文，数据来自李定所著《俄国文学翻译在中国》一文。参见李定，《俄国文学翻译在中国》，见《俄国文学与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337~347。
- ④ 在克鲁泡特金所著的《俄国文学史》（1905年初版，1916年增订再版）中，他在论述契诃夫在德国的影响时提及，因契诃夫的小说多次被人翻译，一位德国评论家曾高声叫道：“Tschéhoff, Tschéhoff, und kein Ende!”（即“契诃夫，契诃夫，闹得没有一个休止！”）参见克鲁泡特金，《俄国文学史》，郭安仁译，重庆：重庆书店，1931：496。陈著将该句译为“柴霍甫！柴霍甫！总没有个了结！”
- ⑤ 章衣萍，《〈契诃夫随笔〉抄》，载《语丝》，1927（136）：1~2。

左右，皆视其文圣之类的人物，可见其内在的丰富性”<sup>①</sup>。鲁迅一贯喜爱契诃夫，也曾被称为“中国的契珂夫”<sup>②</sup>。张友松受鲁迅的影响很大，是受鲁迅提携的青年之一。1929年，张友松曾与鲁迅交往非常密切<sup>③</sup>，曾称鲁迅为“吾师”，虽被鲁迅拒绝了<sup>④</sup>，但鲁迅对张友松的影响不能说不深刻。因此，鲁迅的文学兴味和志趣直接影响到了青年翻译家张友松。

张友松接受俄国文学，并热衷于译介契诃夫并非巧合。首先，在中国，

① 孙郁，《鲁迅与俄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46。

② 徐碧晖，《鲁迅的小说与幽默艺术》，载《论语》，1934（46）：26。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界有种风气，喜欢将中国作家比拟为外国作家。鲁迅被称为“中国的高尔基”“中国的契诃夫”或“中国的伏尔泰”，但鲁迅不赞成这一类比拟。在1935年8月24日的《致萧军》信中，鲁迅说道：“我看我去比外国的谁，是很难的，因为彼此的环境先不相同。契诃夫的思想发财……至于高尔基，那是伟大的，我看无人可比。”参见鲁迅，《致萧军》，见《鲁迅全集 十三书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8。鲁迅特别喜欢契诃夫是有据可查的。他曾在1926年告诉在北京大学教授西洋文学和哲学的美国记者、作家罗伯特·梅里尔·勃德兰（Robert Merrill Bartlett）：“中俄两国间好像有一种不期然的关系，他们的文化和经验好像有一种共同的关系。柴可夫是我顶喜欢的作者。此外如哥可儿，屠格尼夫，多斯托夫斯基，高尔基，托尔斯太，安特列夫，辛克微支，尼采，和希列等，我也特别高兴。俄国文学作品已经译成中文的，比任何其他外国作品都多，并且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参见勃德兰，《新中国之思想界领袖》，石孚译，载《当代》，1928（1）：57。赵景深据此将鲁迅和契诃夫放在一起进行了一番比较，涉及两人的医学生活经历、写作题材、思想和写作风格。赵景深的原话是：“由这几句话看来，我们可以说，鲁迅把柴霍甫提出来，可见他喜欢柴霍甫是要胜过一切近代的文豪，这是没有疑惑的。”参见赵景深，《鲁迅与柴霍甫》，载《文学周报》，1929（19）：2。

③ 据《鲁迅日记》记载，1928年8月4日至1930年4月24日，张友松一共出现114天，被记录127次。其中，1929年是张友松与鲁迅交往最为密切的时期：一是为经营春潮书局和《春潮》月刊；二是为北新书局拖欠鲁迅稿费一事。这段交往以张友松因春潮书局倒闭、逃离上海而告终。没能跟随鲁迅走上革命道路是张友松毕生莫大的恨事。参见张友松，《鲁迅和春潮书局及其他》，见《鲁迅研究资料 第七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91。

④ 1928年12月23日，春潮书局和《春潮》杂志创办初期，稿源和名气不足，张友松等在《申报》刊登春潮书局广告“《春潮》第二期出版了。”“我们这个月刊自第一期出版后，各地已知未知的朋友们都来信鼓励我们、赞助我们，这使我们增加了不少的勇气。我们现在已经先后约定了鲁迅先生、林玉（语）堂先生，和周作人先生、江绍原先生等为我们撰稿。”参见佚名，《〈春潮〉第二期出版了》，载《申报》，1928-12-23。鲁迅不满春潮书局未经许可登报做广告一事，张友松写信诚恳地解释办书局的动机和目的，申述他们除旧布新的愿望。虽然鲁迅收到信后接见了张友松和夏康农，但是仍存戒心，同时制止了张友松写信称他为“吾师”的举动。参见张友松，《鲁迅和春潮书局及其他》，见《鲁迅研究资料 第七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96。事后，鲁迅原谅了张友松等的“诓骗”之举，不遗余力地支持春潮书局：发表文章、组稿、主编丛书（如“近代文艺丛书”“现代文艺丛书”）、作序、联系业务、经费支持（在春潮书局最困难的时候，借给张友松500元维持经营），乃至请张友松代校书稿（如《奔流》）。此外，鲁迅跟张友松的私人交往也很密切，这在《鲁迅日记》里面都有记录。

契诃夫受到了不同派别的作家的欢迎<sup>①</sup>，“从中国现代文学 30 年的创作实践出发，可以清晰地捕捉到一条连绵不断的契诃夫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线索，‘契诃夫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种创作模式”<sup>②</sup>。

其次，同鲁迅、周作人、茅盾这些知名作家一样，文坛新人特别钟爱契诃夫，“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取得显著成绩的众多作家，都曾读过契诃夫作品，很多人还一度甚至是长期醉心于契诃夫文学”<sup>③</sup>，如张友松、耿济之、耿式之、耿勉之、赵景深、曹靖华、郁达夫、凌叔华、叶圣陶、彭家煌、沉钟社成员（如冯至等）、沙汀、艾芜、废名、沈从文、老舍、张天翼、巴金、胡风、路翎、焦菊隐、曹禺等。

再次，1917—1927 年是契诃夫文学“传播的兴盛期”<sup>④</sup>，俄罗斯文化热在中国文坛和知识界的兴起助推了契诃夫的译介与传播，追求进步的青年人张友松适逢其会。

又次，契诃夫文集英译本的出版助推了中国契诃夫译介高峰的到来。1916 年以后，英国著名的俄国文学翻译家加奈特译的契诃夫作品<sup>⑤</sup>（计有小说 13 卷、戏剧 2 卷、书信 2 卷）陆续面世。这与中国的契诃夫译介高峰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sup>⑥</sup>。对于专门从事英文转译的张友松<sup>⑦</sup>而言，

① 刘研在论及“中国语境中的契诃夫”时，特别指出契诃夫在接受面向多样化的特点：“他的‘新型现实主义’文学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在五四前夕进入中国，受到中国作家的热诚欢迎。注重社会问题的作家推崇他，注重艺术技巧的作家也推崇他；左翼作家推崇他，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也推崇他。由于他的作品保有着多义性、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外在的客观性与内在的抒情性，庸常生活的无意义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揭露奴性心理，同时又挖掘普通人人性的闪光，戏剧性与日常性、简单洗练与蕴意深沉、讽刺幽默与忧郁情怀，喜剧与悲剧、明快与沉郁——其创作个性的丰富内容让中国作家各有偏重、程度不同地产生了审美共鸣。契诃夫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介绍最多、评论也最多的俄国作家之一。”参见刘研，《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2。

② 刘研，《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2。

③ 同上。

④ 同上：31。

⑤ 加奈特一生译有 70 多卷俄国作家作品，其中契诃夫译作有 17 卷。契诃夫译作的出版周期为 1916—1926 年，其中“契诃夫小说”（the Tales of Tchegov）13 卷于 1916—1922 年出版完毕。参见梁艳，《周作人译契诃夫小说底本考——以〈可爱的人〉为中心》，载《东北亚外语研究》，2017（2）：84。

⑥ 梁艳，《周作人译契诃夫小说底本考——以〈可爱的人〉为中心》，载《东北亚外语研究》，2017（2）：87。

⑦ 张友松在序言中明确记录英译本信息的比较少。《契诃夫小说集（上卷）》和《决斗》中有四篇出自加奈特的译作。《凡卡》译自塞尔泽所编的《最佳俄罗斯短篇小说》（Best Russian Short Stories），《两出悲剧》译自罗伯特·隆恩（Robert Long）所译的《黑僧侣及其他故事》（The Black Monk and Other Stories）（张友松参考了加奈特的译文），

优质英译本的传入至关重要。

最后，如前所述，作为崇拜鲁迅并一度出现在其身旁的进步青年，张友松深受其影响。鲁迅对俄国文学的热情、对契诃夫作品的喜爱也影响了进步青年张友松的文学趣味和翻译选材。

## 二、《凡卡》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张友松在《契诃夫小说集（卷上）》（1927）中交代，《契诃夫小说集》一共译有九个短篇小说。“其中《凡卡》一篇是曾经有人译了发表过不止一次的，我因为十分喜欢它，便再把它译出，收在这个集子里。这篇是根据托马斯·塞尔泽（Thomas Seltzer）编的《俄国短篇小说集》译的。”<sup>①</sup>从此处，我们可以得知张友松对《凡卡》的热爱，也能够看出《凡卡》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

《凡卡》在中国的传播极广，译本极多。据不完全统计，1916—1949年，《凡卡》至少有60个不同的译本。

表 2-1 《凡卡》译本信息一览表

| 序号 | 译作    | 原著者              | 译者      | 出处                                  | 备注                                 |
|----|-------|------------------|---------|-------------------------------------|------------------------------------|
| 1  | 《小介哥》 |                  | 陈家麟、陈大镫 | 《风俗闲评（下）》，中华书局，1916年11月初版，1928年9月再版 | 第47~51页，文言译本，节译，原文不详               |
| 2  | 《樊卡》  | Anton P. Chokhov | 慕鸿      | 《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第12卷第17期             | 第3~4页，漏译、省译较多，译自塞尔泽译本 <sup>②</sup> |

（续前页）《蚱蜢》译自隆恩所译《吻及其他故事》（*The Kiss and Other Stories*）（张友松参考了加奈特的译文），《盗马贼》译自阿尔弗雷德·沙尔莫（Alfred Charmot）所编的《俄国小说选》（*Selected Russian Stories*）（张友松参考了加奈特的译文）。此外，经过考证，未说明出处的译文，除《一事情》译自隆恩所译的 *The Black Monk and Other Stories* 之外，其余均出自加奈特的“契诃夫小说”。《三年》和《阿丽亚登尼》译自“契诃夫小说”第1卷（*The Darling and Other Stories*, 1916），《药剂师的妻》译自“契诃夫小说”第2卷（*The Duel and Other Stories*, 1916），《猎人》《笛声》和《农夫》译自“契诃夫小说”第6卷（*The Witch and Other Stories*, 1918），《歌女》译自“契诃夫小说”第8卷（*The Chorus Girl and Other Stories*, 1920），《活动产》《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哥萨克兵》《爱》《询问》译自“契诃夫小说”第13卷（*Love and Other Stories*, 1922）。

- ① 张友松，《译者的序》，见《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卷上）》，上海：北新书局，1927：3。  
 ② 《凡卡》主要是从英译本（有塞尔泽的译文和加奈特的译文）转译而来，其中绝大多数采用塞尔泽的英文版，因此表 2-1 内下文不再标注，只标注加奈特的版本信息及译自俄文的版本。

(续表)

| 序号 | 译作                   | 原著者                | 译者               | 出处                                  | 备注                        |
|----|----------------------|--------------------|------------------|-------------------------------------|---------------------------|
| 3  | 《万客 Vanka》           | 俄国契诃夫              | 隋曜西              | 《新社会报》，1922年1月21日、22日               | 第5版                       |
| 4  | 《可怜的学徒》 <sup>①</sup> | 俄国乞呵夫              | 陶如               | 《东方小说》，1923年第1卷第2期                  | 第147~150页                 |
| 5  | 《温加》                 | 俄国安顿柴霍甫            | 梁绳祎 <sup>②</sup> | 《晨报附刊》，1924年2月25日、26日               | 第2、第3版，节译                 |
| 6  | 《凡卡》                 | 俄国 ANTON P CHEKHOV | 之吉               | 《政治生活》，1924年7月27日                   | 第3、第4版，有《译者按》，介绍刘半农的《学徒苦》 |
| 7  | 《方革》                 | 柴霍夫                | 露茜               | 《妇女》，1925年第30期                      | 第39~40页                   |
| 8  | 《万加 (VANKA)》         | 俄国柴霍甫              | 岫云               | 《益世报》，1925年8月12日、13日、14日、15日        | 第5版                       |
| 9  | 《小凡加》                |                    | 正平               | 《益世报》，1926年8月9日、10日、11日、12日、13日、15日 | 第8版                       |
| 10 | 《樊凯》                 | 柴霍甫                | 赵景深 <sup>③</sup> | 《悒郁》(“柴霍甫短篇小说集”)，开明书店，1927年         | 第51~57页                   |
| 11 | 《凡卡》                 | 契诃夫                | 宏                | 《国闻周报》，1928年第5卷第24期                 |                           |

① 文中主人公名字被译作“文克”。

② 梁绳祎(1906—1995)，又名生为，字容若、子美，曾用名梁盛志；河北行唐(今灵寿县)人，作家、文学史家、翻译家(日语、英语均可)；1924年，为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

③ 赵景深是翻译契诃夫短篇小说比较多的翻译家。1930年，开明书店出版赵景深译的八卷本“柴霍甫短篇杰作集”，共收入162个短篇，各卷题名分别是《香槟酒》《女人的王国》《黑衣僧》《快乐的结局》《孩子们》《妖妇》《审判》《老年》。

(续表)

| 序号 | 译作                   | 原著者   | 译者               | 出处                                  | 备注                                   |
|----|----------------------|-------|------------------|-------------------------------------|--------------------------------------|
| 12 | 《樊凯》                 | 俄国柴霍甫 | 赵景深              | 《飞沫月刊》，1929年第1卷第1期                  | 第24~28页，有《按语》，根据加奈特译本改译 <sup>①</sup> |
| 13 | Vanka                | 柴霍甫   | 蒋鸿焜              | 《七中学生》(半月刊)，1929年第3、第4期             | 第22~27页，译作名称照录                       |
| 14 | 《凡卡》                 | 契诃夫   | 张友松              | 《决斗》，北新书局，1929年                     | 第13~22页                              |
| 15 | 《万卡》                 | 俄国柴霍甫 | 汪炳焜 <sup>②</sup> | 《学生杂志》，1930年第17卷第3期                 | 第94~99页，1929年12月28日译                 |
| 16 | 《九岁的学徒》 <sup>③</sup> | 俄国柴霍甫 | 谢颂义 <sup>④</sup> | 《世界著名短篇小说集》，卿云书局，1931年8月初版，同年龙文书店再版 | 第1~10页，后被收入《世界名著代表作》(国光书店，1937)      |

① 这是赵景深翻译的第二个《凡卡》版本，根据加奈特译本改译而成。赵景深在译文前有说明：“这一篇小说曾收入拙译《悒郁》，当时是根据“近代丛书”译出的英译原文遗混甚多。我因人事匆匆，亦无暇择善本改译。今年春叶绍钧兄编《国语教科书》欲选此篇为教材，便趁此机会根据加奈特女士译本完全改译一过，再来献给读者。”参见柴霍甫，《樊凯》，赵景深译，载《飞沫月刊》，1929(1):24。1930年，该版本被收入赵景深的译文集《孩子们》(柴霍甫短篇杰作集第五卷，开明书店)。此后，赵景深的译文入选戴叔清编的《语体文学读本》(上)(文艺书局，1932)；李君实编的《少年文学读本》第1册(南强书局，1933)；朱剑芒编辑，陈霭麓、韩尉农注释的《记叙文》(世界书局，1933，标“语体小说”)；徐蔚南、储祜编辑的《古今名文九百篇》(第三册)(上海大众书局，1936)；等等。

② 汪炳焜译有《罪与罚》(上海启明书局，1936)、《卢骚忏悔录》(上海启明书局，1936)等。

③ 文中主人公名字被译作“凡克”。

④ 谢颂义，生于浙江杭州。谢家是牧师世家，谢颂义祖父谢行栋(1825—1895)早年师从丁韪良，是美国北长老会在中国按立的第一位本土化牧师。其父谢志禧(1863—1937)曾于杭州传教，后执掌宁波府前堂。大哥谢颂羔(笔名济泽，1895—1974)是神学家、翻译家，二人曾合译过龚斯德的《实行的基督教》(上海广学会，1928)。谢颂义译过安徒生的《雪后》(开明书店，1929)。在《世界著名短篇小说集》(1931)中，谢颂义译有契诃夫的《九岁的学徒》《赌赛》《天真女士》、高尔基的《她的情人》和托尔斯泰的《等着上帝的真理》。

(续表)

| 序号 | 译作     | 原著者                 | 译者               | 出处                    | 备注                        |
|----|--------|---------------------|------------------|-----------------------|---------------------------|
| 17 | 《范加》   | A. P. Chekhov       | Y. T. Hsu        | 《醒钟月刊》，1931年1卷1期      | 第1~7页                     |
| 18 | 《学徒凡卡》 | 契可夫                 | 觉非               | 《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7月11日 | 第9版                       |
| 19 | 《学徒凡卡》 | 俄国大文豪柴霍夫            | 王启升 <sup>①</sup> | 《中国与苏俄》，1933年第2卷第4期   | 第1~6页，译自俄文                |
| 20 | 《万嘉》   |                     | 星星               | 《大公报》，1934年1月26日      | 第12版                      |
| 21 | 《万凯》   | Chekhov 柴霍甫         | 张凤山              | 《西北》，1934年第2卷第1期      | 第23~27页，有译者识              |
| 22 | 《凡加的信》 | 俄契诃夫                | 扬                | 《芥舟》，1934年第3期         | 第134~137页，节译              |
| 23 | 《凡加》   | 柴霍甫                 | 龙沾               | 《培正学生》，1934年第2卷第2期    | 第77~80页                   |
| 24 | 《范加》   | 柴霍甫 (Anton Chekhov) | 吉传芳              | 《五华一中月刊》，1934年6月      | 第52~54页，节译，文内英文名称夹杂       |
| 25 | 《沅康》   | 契可夫                 | 李庆兰              | 《社会周报》，1934年第2卷第12期   | 第9~11页，节译，文前有《小言》，文后有注释1处 |
| 26 | 《维克》   | 柴霍夫                 | 张承寿              | 《师中季刊》，1935年第3卷第1、第2期 | 第23~26页                   |
| 27 | 《梵伽》   | 俄国柴霍夫               | 璟                | 《天明》，1935年第1、第2期      | 第7~8页，第2期页码不详             |
| 28 | 《昆珈》   | 俄·契诃夫               | 易水寒              | 《红豆月刊》，1935年第3卷第3期    | 第96~97页                   |

<sup>①</sup> 王启升 (1908—?)，又名王楷，湖北汉阳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31年，因蜕变为托派分子，被遣送回国；居上海，以翻译俄文书刊为生；后加入国民党；译有《俄共党史批判》(台湾中华书局，1967)等。

(续表)

| 序号 | 译作             | 原著者               | 译者               | 出处                            | 备注                            |
|----|----------------|-------------------|------------------|-------------------------------|-------------------------------|
| 29 | 《万柯(原题 VANKA)》 |                   | 罗培仁              | 《同钟》，1935年第1卷第6期              | 第38~39页，节译                    |
| 30 | 《范加》           | Anton Chekhov     | 洪钟               | 《西京日报》，1935年8月12日             | 第5版，节译                        |
| 31 | 《凡卡》           | 柴霍甫               | 汗诺               | 《豫北日报》，1935年12月23日，1936年1月13日 | 第4版                           |
| 32 | 《范加》           | 俄国 A. P. Tchekhov | 陈宝瑛              | 《兴华》，1936年第33卷第2期             | 第33~35页，节译                    |
| 33 | 《范加》           | Anton Chekov      | 不佞               | 《学校生活》，1936年第154期             | 第21~22页，节译                    |
| 34 | 《樊克》           | 俄柴霍甫              | 佳禾               | 《现代读物》，1936年第10卷第21期          | 第91~94页                       |
| 35 | 《范加》           | Anton P. Chekhov  | 万康               | 《英语周刊》，1937年新第243、第244期       | 第1713~1715、1750~1752页，英汉对照，节译 |
| 36 | 《范加》           |                   | 一鸣               | 《晨报》，1938年12月25日              | 第8版，节译                        |
| 37 | 《樊卡》           | 俄国契诃夫             | 孟永祈 <sup>①</sup> | 《文友》，1939年创刊号                 | 第5~9页                         |
| 38 | 《范加》           | 俄 Anton Chekov    | 洪崇基              | 《浙东校刊》，1939年第4卷第3期            | 第68~69页，节译                    |
| 39 | 《范未》           | A. P. 契诃夫         | 正宣               | 《广安私立载英中学三周年纪念刊》，1942年纪念刊     | 第44~46页                       |

①孟永祈(1917—2007)，江苏武进人；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194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文学院英文系；主要从事莎士比亚研究；译有万西列叶夫的《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郑伯山合译，上海出版公司，1952)、伊·哈德莱的《论苏联文学的任务与特征》(上海出版公司，1953)、安德烈·斯梯的《论党与作家》(上海出版公司，1953)等。